

A FIGHTER AND SENSITIVE INTELLECTUAL BY NATURE

阿德丽娜·冯·弗斯滕贝格 天生的斗士



© 阿德丽娜·冯·弗斯滕贝格

出身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亚美尼亚家庭，长期定居于瑞士日内瓦，阿德丽娜·冯·弗斯滕贝格无疑深谙离散移居这样的存在形态。她是最早在项目里采用非欧洲艺术家的策展人之一，从而开创了艺术界多元文化之路。她以一种更加全球化和灵活的方式举办当代艺术展——将艺术带入修道院、伊斯兰学校、大型公共建筑、广场、岛屿和公园等空间。她的目标是将视觉艺术扩展到更大的语境当中，使其成为我们生活中更有活力的一部分，与其他艺术形式发生更鲜活的对话，并将其与世界范围内、更受关切的议题联系起来……

编辑 & 翻译 | A.Q. 采访、撰文 | Heinz-Norbert Jocks

阿德丽娜·丘贝里安·冯·弗斯滕贝格 (Adelina Cüberyan von Fürstenberg) 是世界上最资深的展览策展人之一。

她对艺术的最初体验是在孩提时代，当时她在意大利电视台观看了一位蘑菇专家参加的每周问答节目“Lascia o Raddoppia”。多年后，在与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合作一场音乐会时，她发现凯奇就是那个节目中的蘑菇专家。阿德丽娜对艺术的参与始于22岁，当时她参加哈拉尔德·塞曼 (Harald Szeemann) 的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住在艺术家托马斯·格拉姆斯 (Thomas Gramse) 的房子里，那里也住着詹姆斯·李·拜耳 (James Lee Byers)。阿德丽娜仍然记得弗里德里希·卡苏姆里奥图书馆 (Fridericianum) 的房间，那里是博伊斯 (Beuys) 教授他的自由国际大学的地方，还有保罗·特克 (Paul Thek) 的装置等其他作品。

几年后，阿德丽娜策划了关于瑞士当代艺术家的群展“环境 74” (Ambiente 74)，之后，她在日内瓦大学校园内成立了当代艺术中心，并管理它一直到1988年，这个艺术中心位于城市的各个场所。其1985年的标志性露天展“Promendes”，阿德丽娜邀请了多位重量级艺术家，比如梅瑞特·奥本海姆 (Meret Oppenheim)、玛丽斯·梅尔兹 (Maris Merz)、帕特·斯蒂尔 (Pat Steir)、丽贝卡·霍恩 (Rebecca Horn) 以及艺术家夫妇如西尔维·和谢里夫·德弗劳伊 (Sylvie and Cherif Defraoui) 以及安妮·和帕特里克·普瓦里埃 (Anne and Patrick Poirier) 等等。

1995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Bouthros Boutros-Ghali) 邀请阿德丽娜策划了

“和平对话” (Dialogues of Peace) 展览，以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这次展览集结了来自世界各地80位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和装置，包括罗伯特·劳森伯格 (Robert Rauschenberg)、丹尼尔·布伦 (Daniel Buren)、伊利亚·卡巴科夫 (Ilya Kabakov)、陈箴和阿尔弗雷多·哈尔 (Alfredo Jaar) 等。这次经历促使阿德丽娜创建了非政府组织“艺术为世界” (ART for the World)。通过在米兰、威尼斯、圣保罗、德里、马拉喀什等地的项目，该组织已成为一种无国界的博物馆，制作具有挑战性的艺术作品和关键问题的叙事短片，如性别研究、儿童、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2015年，她因指导亚美尼亚国家馆而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一年后又获得瑞士梅雷特-奥本海姆大奖 (Swiss Grand Prix Meret Oppenheim)。

她是一位天生的斗士和敏感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艺术和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她学会了在男人主导的世界里排除万难坚持自我。阿德丽娜·丘贝里安出生于伊斯坦

布尔的一个亚美尼亚家庭，1975年与摄影师 Franz Egon Graf von Fürstenberg-Herdringen 结婚后成为阿德丽娜·丘贝里安·冯·弗斯滕贝格。此后，他们两人主要居住在日内瓦。“在我父亲的家族中，有几代建筑师都是伟大的亚美尼亚建筑师，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建造了宫殿、清真寺和钟楼。不幸的是，在种族灭绝的年代，一切都停止了。”当她的外祖父去德国学习时，他成为了科尼亚省省长的翻译，这使她的家人免于遭受最严重的暴行。“因此，我并没有过多地接触到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恐怖，”她补充道，并坦言当时主持威尼斯双年展亚美尼亚馆的策展工作让她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的思想深受我的亚美尼亚文化遗产、我的游牧背景以及在这片曾经属于我祖先但现在已不再属于我的土地上的斗争的影响。这种不断的适应是我生存的象征，是对生存和自我定义的永恒追求。”

——阿德丽娜·冯·弗斯滕贝格

ARTnews 对话阿德利娜·冯·弗斯滕贝格：散居中的女性艺术家们



© 阿德利娜·冯·弗斯滕贝格

艺术界的女性们 Women In Art World

ARTnews: 当您初次进入艺术界时, 您会如何描述女性策展人的情况?

A.v.F.: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 在我的早期岁月里, 我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和阻力, 即使是在展示像安迪·沃霍尔和约瑟夫·博伊斯这样备受尊敬的艺术家的作品时也是如此。尽管我做出了坚定且前卫的选择, 但要成为一个年轻的策展人和一个非常活

跃的艺术中心的创始人并不容易。收藏家和策展人都很有礼貌和友好, 但礼貌并不一定意味着女性会被认真对待。直到后来, 当我与法国文化部或威尼斯双年展等知名机构合作时, 我才获得了更多的尊重。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变得更加自信, 并学会了在以男性策展人主导的充满竞争和权力的艺术世界中航行。如今, 存在着新的障碍, 比如老一辈策展人与年轻同行相比, 机会越来越少。这种动态已经从性别差异转变为代际冲突。

ARTnews: 这些年来, 女性在艺术界的地位发生了哪些变化?

A.v.F.: 千禧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女性担任了有影响力的职位。虽然这代表了进步, 但仍有局限, 包括众所周知的玻璃天花板, 阻碍了女性达到事业的顶峰。尽管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正常化仍然难以实现。当今世界的同质化倾向抑制了对多样性和独特性的欣赏。在我们毫无畏惧地承认和赞美差异之前, 真正的平等将难以实现。

ARTnews: 为了加强女性在艺术界的地位, 您做了哪些工作?

A.v.F.: 诸如在佛罗伦萨 Strozzi 宫和圣保罗 SESC (2005–2007 年) 与 Nan Goldin、Marina Abramović、Kara Walker 和 Kim Soo-Ja 等艺术家共同举办的 "女人, 女人" 展览等活动, 其目的并不在于女性主义本身, 而在于探索女性气质及其各种诠释。人们对这些作品产生的情感反应凸显了它们的影响力。尽管女艺术家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 但我仍继续倡导将她们纳入各种项目。虽然取得了进展, 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趋势中, 斗争仍在继续。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 女艺术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她们没有办法确立自己的地位。她们常常被视为只是其伴侣的延伸, 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马里奥和玛丽莎·梅尔兹。男性艺术家夫妇往往比女性艺术家个人更为成功。

ARTnews: 如今, 女性艺术家、黑人艺术家或其他与众不同的艺术家似乎正成为一种时尚。

A.v.F.: 是的, 对于某些 "艺术顾问" 来说, 这可能是一种时尚, 与其说是一种观点, 不如说是一种规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都知道,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全球化开始, 西方以外的艺术才得到认可。1989 年让-于贝尔-马丁 (Jean-Hubert Martin) 在巴黎举办的 "大地的魔术师" (Les Magiciens de la Terre) 等大型展览使非洲、亚洲、南太平洋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受到极大关注, 并为他们提供了在艺术舞台上一展身手的机会。在经历了数年乃至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压迫、苦难和边缘化之后, 终于发生了变化。我还感到高兴的是, 女性和男性艺术家之间的平等在不断加强。

ARTnews: 这对您理解自己的身份有何影响?

A.v.F.: 对自由精神的我来说, 基于种族、性别或性向的区分完全无关紧要。此外, 差异的概念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意味着不平等。艺术作品的本质及其叙事比外在属性更重要。

ARTnews: 您能举例说明吗?

A.v.F.: 我目前正在进行一个名为 "家是我们的起点" (Home is Where We Start From) 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灵感来自于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 (D. W. Winnicott) 的著作, 他在 1971 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我使用 '文化' 一词时, 我想到的是一个人所继承的传统, 以及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某种东西, 个人和集体可以为之做出贡献,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东西"。地点问题是文化遗产的根本, 它既包括思想和白日梦形式的精神地点, 也包括促进文化交流的物质地点。展览以 "迷失、遗弃或重构的身份" 为主题, 探讨了离开故土到别处定居的移民女艺术家的记忆。在这个空间里, 创造力与一个人在人生新阶段留下的东西和开始的东西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保存这些记忆对于培养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和创造力至关重要, 同时也为他人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在与他人作品的接触中, 我们常常会看到自己的影子, 这说明了创作之间的关联性。

散居、游牧的女艺术家们 Artists in Diaspora or as Nomads

ARTnews: 散居艺术家和游牧艺术家之间有什么区别?

A.v.F.: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我认为文化是人的根本。据我观察, 在一个地方出生和长大的人从未涉足过周围的环境, 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的文化遗产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 移居国外的人往往对他们的文化根源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出身、起源和目的地, 以及进入新环境时所产生的反应。移民者和留守者之间的这种差异是深刻的。虽然后者在熟悉的环境中感到舒适, 但他们缺乏对自己根源的认识, 因为他们从未有过在其他地方生活的经历。举例来说, 有些人的家族世代居住在意大利或德国, 他们的周围有着丰富的艺术遗产: 对他们来说, 这些遗产是自然而然的, 而对来自国外的人来说, 意大利或德国的生活则提供了与他们 的出生地和收养国截然不同的视角。

ARTnews: 那如何理解自身的身份呢?

A.v.F.: 身份是自己创造的, 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你的身份掌

“尽管女艺术家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 但我仍继续倡导将她们纳入各种项目。虽然取得了进展, 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趋势中, 斗争仍在继续。”

握在自己手中。它不是由家族血统决定的, 而是个人经历、背景、未来视角、情感深度等等的综合体。在我看来, 身份是无法继承的。你可以继承根源、历史, 但不能继承你是谁的本质。

ARTnews: 您如何看待散居现象?

A.v.F.: 散居地多种多样, 跨越大陆和文化。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往往在别处重塑自己的世界, 将过去和现在的经历融为一体。然而, 过度依恋散居地可能会沉溺于怀旧而不是拥抱新发现的自由, 从而阻碍融合。

ARTnews: 散居国外的艺术家与游牧民族的区别是什么?

A.v.F.: 虽然两者都能适应新的环境, 但游牧民族的需求和生活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散居国外的艺术家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寻求平衡, 并将不同的影响融入他们的艺术作品中。

拥抱丰富性 Embrace the richness

ARTnews: 您如何评价艺术界的性别动态?

A.v.F.: 我并不追求性别平衡, 而是拥抱超越二元区分的多样性。我们的差异丰富了艺术表达, 超越了传统规范。

ARTnews: 如果说过去男性在艺术界的分量比女性重, 那么今天一切似乎都越来越倾向于女性, 这在几个世纪的父权关系之后是可以理解的。如何平衡男女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A.-v.F.: 今天, 性别分类已经超越了二元对立。因此, 我很难给出解决方案。与其追求两性之间的平衡, 我们不如超越性别界限, 关注生活中的其他事物。为什么艺术灵感应该在两性之间平等? 拥抱我们的差异才是最重要的。

ARTnews: 除了我之前提到的展览, 您还在做什么?

A.v.F.: 我越来越多地参与短片制作, 这是我长期以来的爱好。与艺术不同, 电影具有更广泛的普及性, 可以向更多的观众传达视觉和信息。当代艺术越来越多地进入少数幸运儿的视野, 而电影则在多个层面上吸引着广大观众。 **ARTnews**